

十七 净明师太

因为有了黄三谷的弹压，制住了泰山丈人峰上的一场火拼，乐九玄与柳叶青倖然率众退走。

白玉棠则由他的大儿子白金蛟陪同过来。

朝李秋鸿阴恻恻地一笑道：“秋鸿，恭喜你了，你瞒得我真好，二十多年了，你居然将剑法藏得这么紧，直到今天才亮出来。”

李秋鸿刚要开口，白玉棠笑道：“秋鸿，你别赖，我们刚与黄社主谈过，他说你的剑招至少也有三十年的火候，我们虽是蠢材，黄社主的法眼却极为高明，他的判断绝不会出错，你还是老老实实在地承认。”

李秋鸿顿了一顿才道：“老爷子既然这么说，小婿不再否认了。只是小婿那几招剑法到最近几年才演练纯熟，以前虽然会使，还不能收发由心，完全控制。”

白玉棠冷笑道：“可是你施出来，别人也破不了。乐九玄在二十多年前，剑术造诣也没有现在深，你明明有击败他的能力，为什么要让他耀武扬威二十多年呢？”

李秋鸿默然无语。

白素娟却道：“爹，秋鸿是为了我。”

白玉棠一怔道：“为了你？这是怎么说呢？”

白素娟也不便启齿答复。

还是李娇娇抢着道：“外公，爹知道你生性好胜，如果在

第一次论剑时，他就占了先，您必然要把娘许配给乐九玄了。”

白玉棠呆了一呆才道：

“就是为了要娶素娟，你情愿要把天下第一剑让给乐九玄？”

李秋鸿只得道：“小婿对名利很淡，在小婿的眼中，素娟实在比名位重要百倍。”

白玉棠哼了一声：“没出息，你准知道我会把素娟许配给你吗？老实说，我那时中意的是乐九玄。”

李秋鸿微微一怔，白素娟笑道：“是的，爹是有这个意思，他老人家想要个出人头地的女婿，最后把我许配给你，一半是柳叶青的怂恿，一半是我自己的请求。”

白玉棠冷笑道：“你可真是我的孝顺女儿。”

白素娟正色道：“爹，您要的是一个技艺超群的女婿，我选择了秋鸿，不正是您的希望吗？剑技着重在真才实学，而不在争胜负。我知道秋鸿有这种实力而选择他，今天终于向您证实了，否则我就不让他来参加这次论剑了。”

白玉棠一怔道：“那时你已经看出他的造诣了？”

白素娟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看出他可胜而不胜，钦佩他谦让的美德，婚姻关系着我一生的幸福，我必须慎重择人而事，剑道主凶，盛名可虑，惟有一个谦让的剑手，才能避凶趋吉，永保白头。现在不是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吗？如果秋鸿不懂得藏剑，这二十多年的日子哪能平静？”

白玉棠怒道：“我的意思是……”

白素娟不等他说完就抢着道：“我知道您的意思，所以第二次论剑，我也叫秋鸿锋芒别太露，继续让乐九玄占先，当然我是希望您老人家夺魁的，但您无法击败乐九玄时，还是让乐九玄高居首位的好。”

白玉棠瞪眼道：“如果你真够孝顺，第二次论剑时，我会输给乐九玄吗？女生外向，我想不到自己亲生的女儿会背叛我，我白疼你一场了。”

白素娟婉转地笑了一下道：“爹，您误会我们了，秋鸿并不吝惜那几招剑法，做女儿的更不愿欺骗您老人家，这完全是为了您好。”

白玉棠叫道：“这还是为我好？”

白素娟道：“是的，我知道您老人家的心意，一直想获得天下第一剑的荣衔，如果秋鸿把那几招剑法贡献给您，二次论剑时，您或许可以达到这个目的，然后您一定会昭告天下，说您是四霸天之首，大大地风光一番。”

白玉棠道：“不错，这是我的愿望。”

白素娟一叹道：“但您也看得出，秋鸿那几招剑法完全是他自己的路子，跟您一点都不合，您如果得胜，柳叶青与乐九玄都是赢得起输不起的人，一定会到处传扬，说您这个荣衔是用女儿换来的，那不是求荣反辱吗？您又受得了吗？”

白玉棠气煞了眼，却是无言可答。

半晌才道：“好，怎么说都是有理，现在你们名成业就，我更不在你们眼里了。”

李秋鸿忙道：“老爷子言重了，小婿始终都敬重您的。”

白玉棠冷笑道：“那你为什么拒到我那儿去住一阵？”

李秋鸿道：“如果只是去侍奉您老人家，小婿万不敢违命，只是您要大肆庆贺，柳叶青与乐九玄必然不甘心，要是纠众前往生事，岂不是给您老人家添麻烦吗？”

白玉棠怒道：“胡说，我白家堡还怕人找麻烦？就怕他们不来，来了正合我的意思。”

李秋鸿婉转地道：“您当然不怕他们，何况又跟太极剑派

结了儿女亲家，实力之盛，雄视天下。但是掀起武林一场杀劫，实在非小婿所愿。”

白玉棠冷冷地道：“你少跟我来这一套，现在我来问你一句，这本来不是我的意思，我知道我的老面子不够大，我是代表黄社主来邀你们的。下个月我在白家堡欢宴九华剑社，同时也商讨一下我们两家今后的合作事宜，希望你们能赏光，去不去就是一句话。”

李秋鸿沉思片刻才道：“老爷子，小婿有句不中听的话，黄三谷此人野心勃勃，您跟他还是疏远一点的好。”

白玉棠怒道：“混账，人家送你这样珍贵的礼物，还帮你镇住了柳叶青与乐九玄，否则你能安安稳稳地获取天下第一剑的荣衔吗？想不到你竟然说出这种没良心的话。”

李秋鸿苦笑道：“小婿只胜了黄三谷一筹，并不以天下第一剑自居，至于小婿对他的批评，却绝不会错。”

白玉棠拂然道：“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照我的意思今天就不会放过你，都是黄社主一再劝说，我才不稀罕呢，你也别神气，等不到三年后的剑会，你这天下第一剑的名衔就保不住了。”

说完这话就气冲冲地走了，只剩下白金蛟还站在当场。

白素娟低声道：“大哥，在几个兄长中，小妹最尊敬的是你，为什么你也这么糊涂，不劝劝爹呢？”

白金蛟也轻声叹道：“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入赘丁家也是爹的指示，好为他拉拢太极门。”

白素娟道：“太极门是名门正派，而且大家实力相当，彼此合作尚无伤大雅，跟黄三谷合作，迟早会被他整个吞掉，那时悔之已晚，大哥难道看不出来吗？”

白金蛟道：“我知道，黄三谷存心笼络爹，他的实力比我

们大，但是他竟肯屈居次位，情愿用九华剑社的全部力量，支持爹成为剑坛霸主。”

白素娟连忙道：“有这么便宜的事吗？”

白金蛟道：“可能的，爹的人手跟乐九玄与柳叶青两方加起来差不多，但有了九华剑社的支持，就比他们强大得多，很容易把他们并吞掉。”

白素娟道：“可虑的是黄三谷，他肯屈居第二吗？”

白金蛟一叹道：“是的。”

李秋鸿叹道：“大哥，既然你也想到了，为什么不劝劝爹，这样做是否值得？”

白金蛟含有深意地道：“这个我晓得，不过，爹并不糊涂，看事的透彻，尤在我们之上。”

李秋鸿讶然道：“老爷子自己也想到了？”

“自然想到了，他老人家比我还先想到，他老人家已经先说有这个可能了。”

“那老爷子为什么还要跟黄三谷合作呢？”

白金蛟苦笑道：“爹说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登上剑坛的霸主地位，他不妄想成为剑技中的第一人，关于这方面，他在十年前就死了心，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剑技永不可能超过乐九玄，但这次剑会是你夺魁，他可没想到。”

“然而不管是谁夺魁，都不能改变他老人家的决心，他要成为剑坛中最具权威的一个人，有生之年，他只要过一天这种日子就满足了，所以他不惜任何牺牲去达到这个目的。”

众人一阵默然良久后，李秋鸿才道：“以后呢？老爷子替你们想过没有，你们将永远受黄三谷的控制了。”

白金蛟苦笑道：“我这个做长子的，自己无法替老父争光，只有设法使他老人家一了心愿。至于我那几个弟弟，更是一堆

草包，不学无术，雄心于天下，加上他们在黄三谷的控制之下，还会安分一点，否则将来他们只有走上灭亡之路。”

李秋鸿长叹一声，无言可答。

白金蛟苦笑着又道：“爹对你能夺魁，心中是很高兴。他表面上对你们生气，实际上很感激你们，若不是你胜了黄三谷，我们恐怕连合作的资格都没有，黄三谷更不会理睬我们。”

李秋鸿道：“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白金蛟道：“有关系。黄三谷存着席卷剑坛的雄心而来，他不仅掌握着雄厚的实力，在剑技上也抱着万丈雄心，幸亏你击败了他，他才退而求其次，因为他把爹捧上了台，你总不好意思来捣蛋了。”

“所以爹心里还是很感激你们。他来邀你们回来，只是做做样子，你们不去，他心里很高兴，即使你们要去，他也会叫我暗示打消你们的去意，只要你们不为黄三谷利用，白家的人多少总沾点光。”

说完了这些话，白金蛟朝四下看看低声道：“我走了，爹特别带我过来，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些。爹与黄三谷合作，虽然是满足他的虚荣，但也是为了大家，如果光是靠我们自己这点力量，迟早会被九华剑社吞掉，你看看他们的布置，就了解他们的实力了。”

拱拱手，说了两句保重，他就回到白玉棠那边。黄三谷的人也跟东霸天的人马会合，声势确是浩大。

白玉棠与太极门的人数约计七八十名，已经够了。

可是黄三谷那边除了早已现身的十几个之外，散处在四周的竟有一两百人，此刻都亮出了兵刃，虽然都是些生面孔，但个个神气轩昂，一望而知为训练有素的高手。

他的人有个特色，一律穿着青衣，戴着空顶的遮阳帽，那

是很普通的装束，散布开来不觉得显眼。

此刻集中后，立成一个壮大的行列，而且他们每个人都在阳笠上加了一层防雨的油布套子，黑底上漆着极为明显的两个大字：“九华”，表示他们是九华剑社的人员。

人是由四周分散而集中的，难怪黄三谷一举手，就任意地将乐九玄与柳叶青的人手制住了。

他们分散在每一个角落，任何一人都可以无声无息地放出暗器，攻击指定的对象。黄三谷此刻亮出实力，有示威的作用。

那是对乐九玄与柳叶青提出的警告，警告他们知难而退，别作无为的蠢动，同时也是向那些附从的人作心理上的攻势，瓦解他们的斗志，叫他们辨别时势，脱离乐九玄或柳叶青，归向他这边来。

乐九玄与柳叶青在退出丈人峰时，还回头看了一眼，直到看见九华剑社浩大的阵容后才悻悻地走了。

李秋鸿看了峰上的情势后，才长声一叹道：“泰山论剑能顺利地结束，固然使我很安慰，但发展的情势却又使我深深忧虑，素娟，看样子我们的游程要作罢了。”

楚无情忙道：“老师，您不想走了？”

李秋鸿道：“这样子叫我怎能放心走开呢？”

楚无情道：“老师还是照原计划去游历的好，您留下来反而会使事态扩大，增加麻烦。”

秋鸿山庄的总管，也是李秋鸿指定为楚无情与李娇娇的监护人郝思文也道：“楚老弟的话不错，黄三谷是因为庄主有远游之举，不可能在中原为之掣肘，才肯将剑会魁首拱手相让，否则他纵然在剑技上不如庄主，也必会用其他的方法打击庄主，以愚之见庄主还是去远游的好。”

李秋鸿皱眉道：“可是中原方面呢？”

郝思文道：“楚老弟少年老成，处事机警，剑法亦已得庄主真传，必可处理一切的。”

楚无情道：“必要时还有郝大叔为我们拿主意，老师是剑会魁首，尤其是这次剑会，胜来不易，名扬四海，是每一个人眼红的对象，留下来反而会惹起风波。”

盘坐在地下的老尼姑净明忽而慢慢站起来道：“李大侠，你尽管走你的，楚无情跟你女儿的安全，由贫尼负责，谁也不敢碰他们一根汗毛。”

大家都把这个人给忘记了，见她突然插嘴，不禁愕然。

净明一双眼睛半开半闭，有气无力地道：“楚无情，我跟你一年，在这一年中，我不但负责你的安全，而且还将无心竹枝身法传给你，但只有一个要求。”

楚无情连忙道：“师太有什么见示？”

净明冷冷地道：“是关于最初传你武功的那个人。”

楚无情道：“那位异人已经仙逝了，有关他的一切，晚辈亦已尽行奉告，再也没有什么可为师太效劳的了。”

净明道：“我要去找他。”

楚无情道：“他藏真之所在天山之巅，晚辈可以画一张地图，师太按图前往，就可以找到了。”

净明淡淡地道：“他活着的时候，我当然可以这样去找他，他死了，我只好尸体见他。”

楚无情不禁一怔，净明道：“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。”

楚无情顿了一顿才道：“这叫晚辈不知如何从命了。”

净明漠然地道：“很简单，一年之后，你把我的尸体送上天山去，跟他放在一起，然后把洞穴封死就没你的事了。”

楚无情不知如何回答。

净明的情绪有点激动，轻轻一叹道：“他枯守洞穴，情愿饿死也不肯离开一步是为了等我，可恨的是我那个死鬼太狡诈，把他留给我的信藏了起来，直到他死后才被我翻了出来，那时我如果赶去，或许还来得及。”

“但那个死鬼居然把地址给涂掉了，使我无从摸索，我这次受乐九玄之邀来参加剑会，原是想创点声名，使他知道我的消息来找我的。”

“没想他真有那么傻，竟硬守在那个洞里等死，而且至死也没离开一步，既然他为我守义，我自然也要为他守信，我曾经与他约好，他活着，我的人去见他，他死了，我的魂去守他。”

楚无情忙道：“他跟师太！你们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净明叹道：“没什么，很平凡的一桩感情，我跟我的丈夫无心竹枝君感情一向不睦，他来了之后，我们自然而然地相爱了，他就留下一封信，托我丈夫转交，自己先走了……”

李娇娇好奇地问道：“信上说什么？”

净明道：“很简单的几句话，只说我们的事已得死鬼的谅解，他回去等我，我一天不去，他一天不离开。”

楚无情道：“这封信被竹枝君藏了起来？”

净明恨道：“嗯，这老鬼可恶到了极点，不但留下了信不给我，还说他愧对朋友，无颜再留，永不相见了。我一气之下就出了家，也离开了我的丈夫，直到他死后，我去翻点遗物，才发现那封信。我想这封信是死鬼故意让我看到的。他把地址涂掉了，要我遗憾终生。”

楚无情顿了一顿才道：“前辈这段感情实在很动人，但是否就是传我武功的那个人还不知道，因为那位前辈不留名号，假如不是他，前辈岂非做得太冒昧了。”

净明道：“不会错！世上只有他一个人能叫出无心竹枝君的名号，竹枝君虽然还有几个朋友，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，他迁怒所有朋友，把他们一个个约到高黎贡山杀死了，只留下他一个人。”

李娇娇忍不住道：“这个竹枝君未免太狠了。”

净明轻叹道：“其实也怪不得他，我想他还是爱我的，他这么做，无非想留下我，没想到我出家，他才迁怒到所有的朋友，而且自己也含恨而死。”

说到这儿，她语气一转道：“我并非不爱我的丈夫，否则我也不会嫁给他了，但男人就这么混蛋，得到的不知珍惜，一直要失去时才想挽回，如果他新婚后对我好一点，我也不会移情别恋。

“直到伤透了我的心，再想挽回，已经太迟了。这是个很平凡的故事，没什么好惋惜的，楚无情，你答应我的要求吗？”

楚无情略作沉吟道：“师太，晚辈目前恐怕抽不开身。”

净明怒道：“楚无情，你别没有良心，虽然那人并没有收你作徒弟，但你总是他造就的，人要饮水思源，如果不是他给你打好基础，光靠李秋鸿那点剑法，你就能一举成名成吗？这点小事你都不肯答应。”

楚无情忙道：“晚辈不敢忘恩负义，只是师太的吩咐，实在不敢从命。”

净明笑笑道：“你是怕我死？这不关你的事，是我自己不想活了，生死操之我手，一年后，我会自寻了断，绝对不会麻烦你动手。惟一要你帮忙的，是送我的尸体前去。再说我不是白要你出力，在这一年中我不但要替你去除一切麻烦，还要将无心竹枝身法传给你作为酬劳。”

楚无情道：“晚辈为师太尽力，乃分内之事，何敢望酬？

何况晚辈与世无争，也不会有什么麻烦。”

净明笑笑道：“你别想得太轻松了，乐九玄与柳叶青都是败在你手上，他们肯放过你吗？何况目前你就有一场大麻烦，柳叶青正在路上等着你们呢！”

楚无情不禁一怔。

净明手指呼鲁哈道：“他的两个伴当的确是方明杀死的，那小子错不该用了他们的刀，以至中了蛊毒，解蛊的方法留在刀上，这位大族长偏又会做人情，将刀送给了你师妹，柳叶青为了救她的外甥，一定会找你师妹逼取解法，你能袖手不管吗？”

楚无情愕然问道：“是真的吗？”

净明道：“我住在高黎贡山，对蛊毒的情形十分清楚，柳叶青已经问过我，那时我还没打算跟你扯上关系，完全告诉她了，而且还指点她找你师妹，这错得了吗？”

呼鲁哈道：“这件事情是咱家引起的，咱家会解决。”

净明一笑道：“你解决得了吗？即使你替他解了毒，她也不放过你。何况你的族规我很清楚，你绝不可能漠视族人被杀而对他们屈膝，他们知道你宁死也不肯说出解法，已打定决心要在李娇娇身上求取。”

李娇娇愤然道：“杀了我也不会给他们。”

净明笑道：“自然你不能给，否则你就对不起那两个屈死的冤魂。但不给就得准备硬拼，要拼就得靠我帮忙，不然就去求黄三谷撑腰，否则任凭你们剑法高明，也架不住他们人多。楚无情，你敢说不要我帮忙吗？”

李秋鸿忙道：“师太说得是，李某生性爱好和平，尽量避免流血伤人。但不知师太有何善策？”

净明道：“我当然有办法，而且也不会引起大冲突，只是

你的徒弟太倔强，不要我帮忙。”

李秋鸿沉思片刻才道：“我只传了无情几招剑法，他却帮我夺到了剑会魁首的荣衔，我得到的比我给予他的更多，因此我不能对他提任何要求。小女的事多承师太先行见示，我们自己会设法应付的。”

净明一笑道：“那你们是情愿大开杀戒也不要我帮忙了？”

李秋鸿道：“师太是佛门中人，如以出家慈悲之旨而消弭杀劫，李某自然十分感激。”

净明漠然道：“我出家只为赌气，既不是避世，也不是为慈悲而济世。我做人一向如此，不求人也不予人，我要楚无情帮忙就必须给他代价，正如别人要我帮忙也一定要付出代价。楚无情，你对这种事应该很明白的。”

楚无情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师太与那位前辈是同一类型的人，我闯入他的生活中只是偶然的事，他给我打好武功基础也是为了便于我上下替他供应生活必需品。”

净明道：“是的，我们都是这种人，他不肯留名，甚至于只传你练武的基础，使你有高深的内涵，而不教你武功招式。这是我们一贯的作风，就是这种作风把我们拉在一起的。如果可能，我们愿意就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，与任何人都不发生关系。楚无情，答不答应在你一句话。”

楚无情痛苦地道：“师太，我如果答应了你，就等于将你送上死路，这是我的良心所不允许的。”

净明冷笑道：“是我自己求死，你不过是把我的尸体送去罢了。”

楚无情道：“如果我不送去，师太是否也要死呢？”

净明道：“不会，我一定要确知能将尸体送去与他会合后才肯死，而这个人非你不可，因为你已经知道那地方了。我不

愿再有第二个人知道那地方，所以我自己都不想知道，你答应了最好，你不答应，我也非要你答应不可。”

楚无情显出了倔强的神色。

净明却沉声道：“小伙子，你别跟我使强，你会后悔的，如果你不答应，我只好处处跟你作对，非逼得你屈服不可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”

白素娟忽然道：“无情，我觉得你太固执了。净明师太与那位异人既然有这么一段动人的感情，你应该成全他们，那位异人为了恪守诺言，至死也不离藏真之所一步，足见他是个守义的君子，以他对你的照拂与培育恩情，你也不能让他抱憾于泉下。”

楚无情叹道：“师母，您不知道，我有不能答应的苦衷，那位异人他在……”

净明道：“他在临终前说什么了？”

楚无情想了一下才道：“他的话我不能泄露，但师太这种做法绝不会获得他的同意。”

净明怒道：“他究竟说了什么？”

楚无情冷静地道：“师太如果肯活着去看一下，自然就明白了。”

净明道：“胡说，若他死了，我就必须以尸体见他，这是我们的约定，他绝不会叫我活着前去的。”

楚无情顿了一顿才道：“师太，你们的约定是几十年前的事，几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事。”

净明固执地道：“我们之间的约定是不会改变的。”

楚无情叹了口气道：“南天山之巅，靠正南的方向，半腰有一个小湖，湖上有一道雪川汇合成飞瀑，顺着水源上溯，就是藏真之所，师太自己去一趟吧！”

净明疑惑地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肯答应呢？”

楚无情道：“因为师太没有一死的必要。”

净明双目圆睁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他还没有死？”

楚无情道：“自然是死了，对这个世界而言，他是确实死了，但师太既然知道他是密宗的修士，自然明白密宗修行者是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，那个世界是没有死亡的。”

净明眼睛眨了几眨，突然一跃丈许，飘然落地，像一片浮叶般的轻灵，叫道：“我明白了！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，我马上就去，但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”

楚无情道：“我必须弄清，师太到底是不是他指定要找的人，才能传出这句口讯。”

净明叫道：“难道我不是你要找的人？”

楚无情道：“至少不像他告诉我的样子，师太说是无心竹枝君的妻子时，我实在难以相信。”

净明一怔道：“他告诉你我是什么样子！”

“绝不是师太这个样子。”

净明木然良久才道：“不错！我们分手时，大家都还很年轻，岁月催人老，难道他不会老吗？”

楚无情一笑道：“密宗修行者有不死之身，不老之容。”

净明一怔道：“他还是从前的那副容颜？”

楚无情道：“我不知道他从前是什么容颜，但我跟他十五年，却没有看出他有何改变。”

净明不禁呆了，半晌才道：“谁有镜子？借我照一照。”

大家都怔住了，虽然白素娟与李娇娇都是女子，但也不会随身带着镜子，李娇娇忙问道：“师太要镜子干吗？”

“我要看看自己苍老成什么样子！”

李娇娇不禁笑道：“难道师太连自己的样子都不知道？”

“几十年深山苦修，我从没有看过自己的模样，只从岁月飞逝，推想到自己也在跟着老，但始终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。谁有镜子，快拿给我照一下。”

楚无情道：“谁也不会带着镜子到这种地方来，师太既然几十年不对镜照容，现在又何必照？”

净明不理他，看见地上有碗，抢过来倒了一碗水，捧在手中低头一看，手下用劲，碗裂成几片，溅了一身的水，她却毫无所觉。

良久才道：“我老成这个样子了。”

谁也没答腔，谁也不忍心接口。

又等了半天，净明才一叹道：“楚无情，我明白你不肯答应理由，也明白你不信任我的理由，现在连我自己都不信了。”

楚无情也叹道：“师太，你们这段情史，还是让它继续在美好的境界停留吧！”

净明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我不去找他了，让他一直等下去吧。他还在等我吗？”

“在！一直在等。”

净明苦笑一声才道：“让他等吧，但将来你怎么交代呢？”

楚无情道：“我不必去交代，虽然我答应过他，但并未订有期限。我到过高黎贡山，没找到一个人，以后就当做我永远没找到好了。密宗修行者的肉身，虽能不死，但迟早会被自然的力量毁灭，他可以在希望中等到毁灭的那一天，这是最好的结束。”

净明苦笑道：“我真该死了。”

楚无情忙道：“不，师太，你绝不能强自求死，如果你死了，我就必须要告诉他，也必须将师太的遗体送去。”

净明苦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就是死也不会死在你面前，我要死在一个不为人知没人找得到的地方。”

楚无情欲言又止。

净明顿了一顿又道：“无心竹枝身法，对我没用了，我传给你吧。柳叶青那儿的问题，我去替你们解决，你们不急着离开泰山吧？”

楚无情道：“家师即将远行，晚辈等也有许多事要处理，可不能在此地多作逗留。”

净明道：“多等一天没关系，泰山日出是天下八大奇景之一，既来之，就不可不欣赏一番，玉皇顶上有道观可以住宿，明天清晨在观日峰上见面，等我的回音。现在我就去跟柳叶青把问题解决一下。”

说完就要走，呼鲁哈忙问道：“师太准备如何解决呢？”

净明道：“我在高黎贡山土生土长，你应该知道我对蛊毒的了解，自然有适当的解决办法。”

呼鲁哈倔强地道：“师太，最好说说清楚，事关我族人的两条命，我一定要了解师太解决的办法。”

净明道：“苗疆蛊神婆金姥姥是我的好朋友，她送了我几粒解蛊的药，可以解得了任何蛊毒。”

呼鲁哈一瞪眼道：“那可不行，我的人不是白死了吗？”

净明笑道：“你怎么这样傻？方明那小子跟我毫无关系，我更讨厌他诡计多端，难道会去救他吗？”

呼鲁哈愕然道：“师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净明道：“金姥姥是你们苗疆十二峒的巫神，她不会出卖你们的，她送我的解药不能彻底解毒，只能把发作的时间，压后半年，她是怕我跟苗疆的人，冲突起来，遭受了暗算，送了我几粒解药，让我可以暂时保住生命找她，她问明内情后，再

找原主替我解除真蛊。我从不与外人接触，这儿粒药也没用，我打算送一粒给柳叶青。”

呼鲁哈道：“有半年时间，方明就可以设法求取解蛊的方法了，这不等于是救了他一样吗？”

净明道：“我不会告诉他，只有半年的时间，你愿意告诉他，我不管，不告诉他，半年后，他糊里糊涂地死了，不也是一样吗？这是解决目前纠纷的最好办法，你把弯刀送给李姑娘，才给她惹来麻烦，等半年也是应该的。”

呼鲁哈想想道：“也好，洒家主张明来明往，就给他半年的期限吧，五个月后，洒家再去通知他。”

净明道：“那是你的事，我可不管了，我只是替李姑娘解决眼前的纠缠，使李大侠夫妇能放心远行，明天清晨观日峰上见，我先走了。”

说完她的身形一晃，像一溜黑烟似的消失了，如非亲见，谁也不会相信她老态龙钟的身形会如此利落。

李秋鸿不禁一叹道：“这次剑会中的怪人真多。”

楚无情道：“是的！幸亏她无意争胜，否则老师今天夺魁的希望还很渺茫，她以竹枝身法融合在剑术之内，想击败她很不容易，真想不到会在这儿见到她。”

李娇娇忍不住问道：“楚大哥！她真的跟那位异人有一段感情的纠纷吗？那个人还在等她吗？”

楚无情一叹道：“是的！还在等她，不过……”

李娇娇急问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楚无情道：“没什么，不关我们的事，不谈也罢。”

白素娟却问道：“那个异人到底死了没有？”

楚无情道：“没有死，密宗修行者是很难死的，他们可以封冻于冰雪中几十年，挖出来时气息犹存。”